

# 永遠的紅樓

陳抗生

1975年12月26日上午，湖北省雲夢縣火車站西北方不遠處，出土了一批秦代竹簡。這批竹簡以其內容的重要，保存的完好，曾經轟動了學界。從那以後，研究雲夢秦簡，一度成為十分熱門的方向。三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回顧一下雲夢秦簡出土、整理和保護的經過，應該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 一、雲夢秦簡的發現

1975年初冬，雲夢城關肖李大隊在雲夢火車站鐵路西側開水渠。一個傍晚，回鄉知識青年張澤棟和另一位青年同伴，在收工回家的路上，發現在新開的溝渠裏，有一段青黑色泥土。張說：“這裏保險有古墓。”同伴不相信。張又說：“前兩年，在大墳頭挖出的古墓，填的就是這種土。”青年氣盛，於是打賭。張掄起鋤頭，只挖了兩鋤，就觸到了木頭，繼續刨了幾下，便現出了一角古墓的槨蓋板。兩個青年人興奮得跳了起來：“是古墓！是古墓！”他們顧不得回家，飛也似地跑到縣文化館去報告（聽說張後來成為雲夢縣博物館副館長）。

接到報告後，縣文化館專職文博幹部蔡先啓等人當夜進行實地勘察，證實了張澤棟等人的發現，於是把情況向上級報告。

由於1972年冬在雲夢大墳頭出土了1號墓（大墳頭古墓地，在雲夢火車站東南約150米處，從這座墓出土的文物分析，多數人認為屬西漢墓，而當時的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卻認為是秦墓。由於此前雲夢縣並未發現過秦墓，所以王冶秋的意見未引起重視），又受到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和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的影響，所以，人們對這次新的發現特別關注，總希望也能挖出一具古尸來。

發掘工作由湖北省博物館及考古隊的陳振裕和陳恒樹指導進行。陳振裕是福建人，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陳恒樹是武漢人，據他本人說，他在解放前曾做過盜墓的營生，有豐富的田野考古經驗。在溝渠裏長不過 30 米的地段，很明顯地暴露着十二座古墓，所以發掘工作很順利，每天的田野考古都有新的收穫。從這些墓葬出土的器物，以漆木、銅、陶器居多，但是，好像並沒有特別吸引人的地方，更沒有人們翹首期盼的奇迹出現。開始這個墓葬群仍以“大墳頭”命名編號。後來，考古隊偶然問起這裏的地名，一位中年農民信口答道：“睡虎地。”這個名稱並不見於志籍，但很古樸。於是這批古墓就正式改以“睡虎地”命名了。

“睡虎地”雖然志籍不載，但在這一帶以“虎”命名，實在大有講究。因為雲夢這個地方自古以來，就同虎有極深的淵源。根據《左傳》記載，春秋早期，楚國有一位名聲顯赫的令尹鬬子文就出生在雲夢。他出生後不久，曾被遺棄在荒野，又經乳虎餵養，所以後來他被取名為“鬬穀於菟”。鬬是他的姓氏，而楚人把“乳”叫“穀”，稱老虎為“於菟”。雲夢縣城北約 10 公里，曾有“於菟鄉”，距“睡虎地”不遠，就是紀念此人此事。子文在楚成王八年到三十五年（公元前 664—前 637 年）間，曾經三度共做了二十八年的令尹（令尹之官，相當於宰相，大都以公子或嗣君充任），這在楚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他的美譽，在春秋時期盡人皆知。《論語·公冶長》有一段記述：“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這是孔子與其弟子對他的議論。由此看來，“睡虎地”的地名，應該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

本來 9 號墓讓人抱有很大的希望，因為它保存得非常完好，槨內的頭廂、邊廂出土的器物也不少。在開棺的時候，大家就像期待嬰兒降生一般，心情格外緊張。但揭開棺蓋一看，只有一具婦人的骨架。大家相當失望！

11 號墓沒有 9 號墓完好，雖然出了一些器物，但沒有特別稀罕的東西。冬天的陽光是溫暖的，每天下午都有數百名熱心的群眾在考古工地四周圍觀。1975 年 12 月 25 日（當時大多數中國人還不知道有“聖誕節”），當 11 號墓的頭、邊廂器物清理完畢時，已見落日餘暉了。因為圍觀的人多，踩塌了一方土，砸斷了墓內的棺蓋板。由於工作已近尾聲，誰也沒有把這次塌方看成是什麼事故；當晚值勤守護的人員也都撤了回來。考古工地，一片沉寂，再也吸引不了任何人了。

根據安排，次日上午田野考古的計劃，只是掃尾：把 11 號墓的棺內，作一次例行的清理，全部發掘工作就可以結束了。而根據經驗，棺內可指望得到的，頂多一枚印章而已；至於古尸，誰也沒有再去想它。

12 月 26 日是個吉利的日子。太陽升得老高了，考古工作隊才遲遲去到工地。幾

個青年人緩慢地走下 11 號墓坑，又懶洋洋地提着泥水走上來。突然，經驗豐富的陳恒樹發現一個青年人膠鞋上沾着異常的東西。他大聲吼道：“不要隨便走動！”陳恒樹迅速走下墓坑，彎腰拾起異常之物，原來是一小段竹簡！

這一小段竹簡從何而來？在頭天清理槨廂時，並沒有發現它，今天怎麼會混在泥水中呢？陳恒樹招呼陳振裕過來，他們斷定：這是頭天下午塌方砸斷了棺蓋引起的。陳恒樹肯定地說：“棺材裏面有名堂！”考古隊員們頓時興奮了，心也緊縮了。等砸斷的棺蓋被小心地挪開以後，人們清楚地看見一具成人的骨架，在其枕部、右側、腹部擺放着一卷卷竹簡！可惜其腹部右髖骨旁的竹簡被頭一天的塌方砸碎了一些。如果沒有塌方事故，這批竹簡一定會保存得更加完好。

## 二、雲夢秦簡的清理

11 號墓的棺底板托着骨架和竹簡，覆蓋着尼龍薄膜，前呼後擁地被抬到城裏。路人紛紛猜測那抬的是什麼？街談巷議：“大概是一具古尸”；又有人說：“不是古尸，聽說比古尸還要值錢。”

縣文化館一樓東側一間陳列室被騰出來，專門安放這具骨架和竹簡。陳恒樹細緻地清除棺內的腐朽沉澱物，陳振裕則緊張地抽樣辨認着竹簡上的文字。

竹簡從枕部到右側，再到腹部，被依次分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組，由陳恒樹一支支地清洗出來，總數達一千多支，其中絕大部分保存完好。由於編聯竹簡的絲繩均已朽壞，此時把它們復原是不可能的；工作人員只有按出土簡號編排繪製示意圖，並且按編號照相。但是，最初的攝影工具較落後，相照得不清楚、不理想，所以只能辨認出不多的簡文，於是迅速電告國家文物局。

很快，北京來人了，紅樓來人了。他們是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李學勤，國家文物局的李均明和王露(女)。李學勤熟練地辨識簡文，很快讀出了這批竹簡的基本內容。王露則在陳恒樹等人的配合下，使用先進的照相機，熟練而敏捷地分組拍攝了全部竹簡和其他重要出土文物，在李均明的協助下，借縣醫院放射科的暗室，通宵工作，把全部膠卷沖印了出來。

竹簡的內容偶有傳出，即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李學勤在小範圍向縣裏領導作過介紹之後，決定再舉行一次普及性講座。1976 年 2 月 20 日晚上，縣文化館二樓展覽室裏擠得水泄不通。聽者從縣委書記、科局長到一般群眾。他們沒有得到任何邀請，都是聞訊趕來的。李學勤當時介紹的，僅是竹簡中的《語書》、《封診式》、《編年

記》和《爲吏之道》的若干內容，大家聽得不知疲倦。李學勤於當晚，在湖北省雲夢縣文化館第一次宣佈：這次出土的竹簡是極其珍貴的秦代文物，以秦代法律文獻爲主要內容，並確定了墓葬的絕對年代和墓主人的名字與職業。

### 三、雲夢秦簡紅樓安家

李學勤等人回京後不久，國家文物局決定將雲夢秦簡送京進行科學保護，同時由文物出版社牽頭，組織專業人員對秦簡進行文字整理。護送秦簡進京的有國家文物局的王丹華(女)、趙桂芳(女)，湖北省博物館的舒之梅和我，共四人。爲了文物的安全，我們四人乘坐一個軟卧包廂，從武昌火車站啓程。1976年3月16日下午，雲夢秦簡安抵北京站。國家文物局劉金友把後開門的北京吉普開到火車站月臺上迎接，我們把秦簡抱在懷裏上了車，下午四時左右，秦簡被安全護送到北京五四大街沙灘紅樓國家文物局。文物局辦公廳主任金鋒(王露的丈夫)、文物處處長謝辰生等負責人都在院子裏迎候。秦簡原件當即交由國家文物局文物科學保護研究所保管。

3月17日下午，文物處處長謝辰生對相關人員作了交代：1. 秦簡是首次發現，文物保存的完好程度也是過去沒有的；2. 秦簡調來北京主要是爲了保護，以後要出書，要重新照相；3. 工作完成後，秦簡最好能完整無損地歸還給雲夢縣；4. 竹簡先做小塊脫水試驗；5. 明天(3月18日)開放，以後不再讓人看了；6. 秦簡的釋文工作與調簡來京沒有關係。

3月18日上午，在紅樓一樓的一間不大的房間裏，雲夢秦簡向有關人員開放，來參觀的人員由文物局確定並通知，我們在場的主要任務是保證文物的安全，基本上不負責解釋。參觀人數並不太多，場內十分安靜。次日，《光明日報》、《人民畫報》、珠江電影製片廠又來攝影。此後，秦簡再沒有向任何人開放過，只有我們幾個工作人員每天按照保護程式進行操作。

3月28日，《光明日報》第二版以整版篇幅報導《雲夢縣出土一批秦代竹簡》，並配以《南郡守騰文書》全文簡照，幾片秦代法律簡照，精選秦代銅器、漆器、書寫工具照以及文物考古工作者對秦簡進行科學保護和文字整理研究的兩幀工作照。同日，《人民日報》及各省級黨報都刊載了雲夢大批秦簡出土的新華社消息，並附有文字整理研究工作照。當月，《人民畫報》、《解放軍畫報》、《民族畫報》等，都以專版彩照對雲夢秦簡出土進行了介紹。

那個年代,每逢“五一”、“十一”到來,北京市都要清查“外來人口”,沒有“正當理由”的,必須在節前離京。我當時被安排到和平東路文化部招待所住。這個招待所當時住的人很雜,所以,這裏是清查重點。4月底的一個晚上,我和舒之梅的房間進來幾個值勤人員,詢問我們的來歷,要我們出示證件。那時我們既無身份證,也無工作證,連一個出差介紹信都沒有。情急之下,我拿出了3月28日的《光明日報》,因為那上面兩幀工作照上都有我,其中一幀有老舒。這比什麼證明都管用。來人看後,大大放心,笑着向我們示意:“沒事了。”可見秦簡有多麼大的影響!

#### 四、雲夢秦簡的科學保護

雲夢秦簡是在與空氣完全隔絕的地下水環境中得以完好保存了兩千多年的。一旦出土,環境改變,對竹簡必須迅速進行科學保護,否則,這批文物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會完全損壞。秦簡出土初期,在雲夢縣雖然得到了細緻保護,但那畢竟是最初級的應急保護措施。國家文物局決定把雲夢秦簡調京,就是要對其進行科學保護。這個工



圖一 雲夢秦簡科學保護工作照(原載1976年3月28日《光明日報》)



作由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研究所化學組(在紅樓二樓西側)承擔。保護的方法有兩大類：一是濕保，一是干保。濕保就是維持竹簡出土前的環境，要恆溫，要無菌的水。但這種辦法很費事，每天都需專人換純淨水(當時只有蒸餾水)。而用這一辦法處理，估計文物也只能保存幾年、十幾年，頂多幾十年，所以要試驗干保。但那也只是老一套的漆木器脫水復原辦法。其方法是：把原簡(當然是先以無字小殘片做試驗)置於無水酒精中，使酒精逐漸置換簡中的水分；然後再把充滿酒精的竹簡，放進乙醚中，讓乙醚慢慢取代簡中的酒精；最後讓乙醚自然揮發，竹簡脫水就算完成。但這種方法費時、費錢，效果也不理想。一次試驗週期約半個月。結果是：脫水的竹簡像一段較寬的挂麵，一點竹篾的感覺都沒有了！最後還要把一千多支“脫水”後的竹簡按編號一支一支地裝進玻璃試管裏，玻璃管中墊上脫脂棉花。可以想見，這是一種科技含量很低、財物成本極高的笨辦法。後來因為地震的緣故，我未能看到秦簡脫水保護的最後結果。

我對這個“科學保護”總的印象是沒有獲得大的成功。原因也許是這類脫水保護在文保所司空見慣，不具有挑戰性，加上科研人員水準不高，試驗工作比較守舊。

## 五、雲夢秦簡的文字整理

與此同時，雲夢秦簡的文字整理工作也在緊張進行。當時，文物出版社組織的出土文物文字整理班子，稱為“竹簡、文書、帛書組”，包括好幾個小組(工作地點在紅樓四樓東側)。它們是：由李學勤(歷史研究所)牽頭的“秦簡組”；由裘錫圭(北京大學)牽頭的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漢代竹簡組(後來整理出《孫臏兵法》)；由張政烺(歷史研究所)牽頭的長沙馬王堆 1 號漢墓(以出土漢代女尸聞名於世)的帛書組(後來主要整理出老子的《道德經》，該帛書的書寫以“德經”在前，而“道經”在後，與流傳至今的“道經”在前，“德經”在後不同)；由唐長孺(武漢大學)牽頭的新疆吐魯番唐文書組(後來出版了《新疆吐魯番唐文書》，並迅速成爲一個研究熱點)。因爲同在紅樓四樓辦公，一個食堂用膳，又都是“同道”，可謂朝夕相處，所以“竹簡、文書、帛書組”的所有成員彼此之間非常親密，關係一直很好。

我是唯一同時參加秦簡科學保護和文字整理的工作人員。初期參加雲夢秦簡釋文、整理的有李學勤、于豪亮(四川大學)、陳抗生、舒之梅、李均明、曾憲通(中山大學)等；中科院法學所的劉海年、高恒也多次參加討論；正在整理長沙馬王堆帛書和臨沂銀雀山漢簡的張政烺、裘錫圭有時也被邀請參加討論。



圖二 雲夢秦簡文字整理工作照(原載 1976 年 3 月 28 日《光明日報》、《人民日報》、全國各省級黨報、《人民畫報》、《解放軍畫報》、《民族畫報》)

雲夢秦簡的文字整理工作有條不紊地分幾步走：一是釋文，就是要把簡上寫的內容認出來。過去一般人誤以為秦代只是通行小篆，其實向來有“秦書八體”之說，雲夢秦簡的字體就是一種比漢隸更古樸的隸書。只要有一定的古文字功力，辨認秦簡上大部分的文字不是太難的事。二是順簡，就是把出土時已經散亂的竹簡在釋文的基礎上，按其內容進行編連。這對於像《騰文書》和《大事記》也是不太困難的，因為它們的內容連貫，容易讀順；但像《法律答問》就不那麼容易，因為“答問”多半是一支簡一個獨立的内容，它們的排序就沒有一個準兒。於是我們只能按戰國李悝的學說，依據“盜、賊、囚、捕、雜、具”的順序，主觀地作了排列。所以，整理者至今也不敢說這種排列是真正恢復原貌了的。三是考訂，就是綜合現有的古代文獻資料，對照秦簡的內容進行甄別考辨，尤其要注意現有的古籍所根本沒有出現過的人物、事件、名稱、辭語等，務求把秦簡內容完全吃透。四是注釋，就是把秦簡上一般讀者不易理解的地方，進行簡明的解釋。這事雖然不是太難，但要注釋得精煉準確，也是很見功夫的。

可喜的是，文字整理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一是學術帶頭人學識過硬；二是參與者來自各單位，業務強，能吃苦，很團結，加上一個李均明兢兢業業地作調度、銜接工作；三是領導重視，文物出版社相關領導經常關心、過問卻又從來不加干預。如果不是後來遇上地震，這個工作本可一氣呵成。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三點多鐘，唐山大地震，波及首都，紅樓受到威脅，成為“危樓”。但秦簡文字整理工作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不久後就得到恢復。好在地震前，大部分基礎工作均已完成。1976 年《文物》月刊第六、七、八期連續、完整地發表了秦簡的初步釋文；1979 年，《睡虎地秦墓竹簡》一書的平裝本和綫裝本同時出版。雲夢秦簡

研究熱也驟然興起。

在紅樓工作的日子，有許多至今記憶猶新的趣事，我從中受益良多。以下簡述三件事。

## 六、“乾千年，濕萬年”

我們的“竹簡、文書、帛書組”，包括好幾個小組，即：秦簡組、漢簡組、帛書組、唐文書組，分別負責整理四處的出土文物。這些文物，除銀雀山漢簡因不是有組織的考古發掘，因而出土時沒有思想準備，文物被踐踏得面目全非以外，其餘都保存得基本完好。究其原因，是乾和濕的功勞。雲夢、長沙、臨沂的墓葬都是土坑木槨墓，深埋於地下，其中的竹簡、帛書，兩千多年來都浸泡在隔絕空氣的地下滲水裏，所以文物得以保全。吐魯番唐文書，其實談不上是什麼“文書”，它們只是當時毫無用處的廢紙啦、鞋樣兒啦，用這些紙片糊成一個殼兒，形狀很像南方農村延用至今的嬰兒睡的搖窩殼。因為吐魯番乾旱酷熱，當地有一種特殊的葬俗：人死後，把尸體放在野外，上面再蓋上個紙糊的殼兒。這些殼兒雖經歷千年而不爛，而它們上面糊的那些亂七八糟的廢紙，如今竟成了珍貴無比的“唐文書”。因為，用科學的辦法，小心翼翼地從殼上揭下來的大量文字殘片，都是毫不摻假的唐代文物。其上所寫、所記的那些內容，雖然支離破碎，但經過科學研究，可以找到許多真實反映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民俗等多方面情況的珍貴史料，被中國和日本史學界特別看重。

考古界流行的“乾千年，濕萬年”的說法，確實不假。不過，文物保存，還不止乾和濕這兩種功效。沒有想到的是，火燒也能保存文物。有一天，李學勤輕輕地拿着一些燒成了炭的竹簡用放大鏡仔細端詳。我也湊過去看。原來那是河北定縣送來的文物。估計是當年的盜墓者舉火盜墓，引燃了地下的甲烷氣，結果盜者和墓內葬物全都被燒成了炭和灰。但因為成炭的竹簡上用墨寫成的文字，其顏色同炭還有些微的反差，所以仔細辨認，還可以閱讀。不過，那次我們看的那些燒成炭的簡，其內容不過是一部《論語》，與今本內容無異，沒有什麼價值，所以沒有去研究它。

對於此事，我在當天有如下記錄：

1973年冬，河北定縣出土一大墓，墓主人為西漢某代中山王，人、物俱朽成泥，惟剩極多竹簡及絲織物不腐，蓋因火焚炭化之故。簡置筍中，惜已殘斷。雖黑底墨字，仍可借光之反差辨字迹，係極工整漢隸。已辨湊成一部完



整《論語》，為所知最古之抄本，與今本文字幾無異處。此外，尚有道家書《文子》一部，唯未釋畢。據云：火焚因盜墓所致。但幸有此火，否則絲、簡亦早朽腐矣！為搶救此一文物資料，近由李學勤同志及張政烺、顧鐵符、于豪亮諸先生突擊釋辨，余亦因是而得廣此見識。

嗟夫，文物保護之殊異也：雲夢秦簡因水漬而現於今，定縣漢簡則因火而得久存。 (1976年)7月12日記

## 七、“指鹿為馬”是何意

在那個年月，北京市內的北海公園、景山公園、故宮博物院等著名游覽點都是“對外”開放的。但因為故宮博物院由國家文物局管，所以我們這個組的人可以經常在午休時結伴去故宮。從紅樓到故宮博物院北門（神武門），只需步行五分鐘左右。進了神武門就是“御花園”。5月初，御花園的牡丹盛開，而能常去故宮御花園賞花，實在難得。我們組同事中有一位顧鐵符老先生，他是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雖已六十多歲，總願意陪我們去賞花，並把他之所知，向大家介紹。大家跟他瞭解了許多故宮的掌故。

不過，組裏的人午休時，多數時候還是留在辦公室看書。有一天中午，閑來無事，我同李學勤拿出了雲夢秦簡照片，隨意看一看秦簡的《日書》。因為在當時認為那是一種迷信占卜的記述，不屬我們小組釋文整理的範圍，所以不是我們的工作任務。在竹簡背面（黃面為正，青面為背）的《盜者》記述了一系列靠迷信辦法“偵破”盜竊案件的“原則”。其大意是說：案發於某時，作案者必是與這個時辰相關的屬性，也必是這種屬性的長相，並躲藏在這種屬性經常呆的處所。這當然是唯心論的東西（近年有學者對這一記述作另外的解釋）。但重要的是，這些屬性記載了兩千三百年來不為人們知道的另一類“十二生肖”。歸結起來，它是這樣記的：子，鼠也。丑，牛也。寅，虎也。卯，兔也。辰（原簡漏寫了相應生肖，但從其下文對此物顏色、特徵的描述推斷，漏字應是“龍”一類動物）。巳，蟲也。午，鹿也。未，馬也。申，環也。酉，水也。戌，老羊也。亥，豕也。

人們現在熟知的十二生肖，最早而又最全面記載於東漢王充的《論衡·物勢》。而在秦代，至少是在楚地，卻有與之不盡相同的記載。據有關專家後來考證，前引的蟲即蝮，是一種蛇；環就是猿猴；水同雉音相近，雉是一種野雞。比較《論衡·物勢》和

秦簡《日書》所載的兩組生肖，明顯不同的是：前者為午馬、未羊、戌狗，而後者則為午鹿、未馬、戌老羊。雲夢秦簡的《日書》所記是迄今人們能夠知道的我國最早的、至少是具有楚文化特點的十二生肖，它比王充的記述至少要早三百年。

根據秦簡所載的十二生肖，我想到了“指鹿為馬”。這個成語的典故分別記於《史記·秦始皇本紀》和《李斯列傳》。《本紀》說：“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列傳》所說之事與前差不多，只是更增加了幾分神秘。其說：“（趙）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從此以後，這個典故代代相傳，廣為人知。但是我一直覺得這個記述不合情理。

現在看來，司馬遷所記，可能是一種附會。至於“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恐怕更是離譜了！諸葛亮在其《便宜十六策·察疑》中只說：“趙高指鹿為馬，秦王不以為疑。”他並沒有相信什麼“驚”啦，“惑”啦的胡謔。秦簡《日書》既然證明了秦時有午鹿、未馬的說法，它們既是生肖，也是時辰的代表，當然還可以指事。午鹿、未馬不僅是緊挨在一起的兩個時辰，這裏或還指代似鹿非鹿、似馬非馬的兩種事。所以，趙高對二世“指鹿為馬”，其實就是混淆黑白，顛倒是非，並不是什麼“乃獻鹿，謂之馬”。這樣的解釋應該是合情合理的。

## 八、大地震後的紅樓

我初到紅樓時，走道上到處貼着預防地震的宣傳圖片。據說，地震部門估計 1976 年會有一次大地震發生。所以，各單位都要加強宣傳和防範。

提起地震，還有一則趣事。湖南省博物館的周世榮在“帛書組”負責復原長沙馬王堆 1 號漢墓出土的帛畫《導引圖》，我們的關係很好。他在閑談時，向我詳盡地講述了馬王堆 1 號漢墓出土的經過。他說，1 號漢墓出土後，各種各樣的人都來找他採訪。有一次，一位老地震學家來找他，他很納悶，就問，這次考古，同你們搞地震的有什麼關係呢？那位來訪者請求說，我們隨便談談，只要是出土的經過情況，你願意講什麼就講什麼。於是老周就極隨便地講了一通。後來說到 1 號漢墓出土了一碟保存完好的藕片，老周他們感到很難得，於是十分小心地抱着這碟藕片，坐着吉普車從工地回到省博物館。但是，到了博物館後，發現藕片沒有了，只剩下一碟水！老周他們非常懊惱，卻又不能解釋是什麼緣故。老地震學家聽到這裏，喜出望外，連聲叫好。他對

老周解釋說，這件事有力地證明了，在長沙這個地區，兩千多年來沒有發生過強烈地震。如果這期間發生過地震，1號漢墓出土時就不可能見到這碟藕片。他說，吉普車是很顛簸的，它行駛在郊外，有一種地震效果。抱着藕片，已經有了緩衝作用，但藕片還是化作了水。如果這兩千多年來長沙地區發生過地震，藕片不也早就化成水了嗎？周世榮把這段趣聞告訴我時，他仍顯得十分興奮。

1976年7月27日下午，下班以後，我到老同學家去玩。那天真熱，蟬兒顯得格外不安，叫得人心裏異樣地煩躁。我搭上末班車回到住地，沖了一個冷水澡就去睡覺。但不知何故，怎麼也睡不着。待到凌晨三點多鐘，我突然聽到一種十分巨大、沉悶並且恐怖的“轟隆隆、轟隆隆”的聲響，緊接着我住的房子發生了左右方向的擠壓和挫動。我馬上意識到：地震！當時，僅有幾秒鐘，覺得自己是一個臨刑的囚犯，死亡就在眼前，完全無可奈何！那種恐怖的感覺，以前從未有過。幸好，地震只持續了幾秒鐘。地震一停，我趕緊抱起我那還在熟睡的女兒，就往樓下跑。這時樓下已經站着許多驚恐萬狀、議論紛紛的人們！不久，我們就聽說，是唐山發生了大地震，震中在豐南，北京只是被波及。年初，地震部門已經發出了預報，但後來判斷地震可能在四川省發生，因而集中了精兵強將，跑到四川去監控，沒有想到竟在首都附近先發生了悲慘的大地震，弄得措手不及（當年初冬，四川終於發生了地震，不過震級不高，又在偏遠地區，沒有造成大的損失）！

通常情況下，地震之後就會下暴雨。當我清早去上班時，大雨果然嘩啦嘩啦地下起來了。可憐許多老大爺、老太太就打着雨傘坐在馬路當中躲避可能的危險，因為接踵而來的餘震隨時威脅着人們的安全。我趕到紅樓時，見到圍牆及多處牆面都已開裂剝落。紅樓被確定為危房，國家文物局要求我們把辦公室裏的私人物件拿走，紅樓不再辦公。我們這些從外地來的工作人員，被安置到故宮武英殿住下，據說皇宮的大殿可以抗九級地震。武英殿就是李自成登基的地方。後來，這個殿不屬開放的區域，成了文物出版社的印刷廠。我們住在裏面，雖然安全，但略顯淒涼。到武英殿去，要經過一處軍事單位，所以我們必須乘車集體進入。雖然外出不受限制，但要再進來，就得集中、定時。好在我們仍在文物局食堂吃飯，每天就有三次集中乘車的機會，因而沒有不方便的感覺。我們住進武英殿，本來已經很安全了，但人們仍然精神緊張。晚上睡覺時，要把幾個酒瓶子口朝下地放在地上。因為它的穩度小，輕微的餘震就會讓酒瓶倒下，這就可以給人們報警。

經歷了這次地震，我學到了許多相關的知識。例如前述的蟬躁，就是地震前的重要物象（其實當時許多人也感到不適和煩悶）；地震發生時會伴有巨大的地聲，還會看到藍色的地光（當時我因在房間裏，未能看到藍光）；與此同時還極易引起電綫短路而

發生火災；地震後會下大雨；一次地震後，還可能有多次餘震，等等。

大地震後，在紅樓已經不能繼續正常工作了。爲了外地來京人員的安全，國家文物局幫我們買了火車票，全都是下鋪卧票。7月31日，我們這些外地人員順利、平安地離京返家。離京前，我得到確信：我們所整理文物的原件已經轉移到歷史博物館地下室保管。那裏是絕對安全的。

（陳抗生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



